仁獄類編

仁獄類編卷之十二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滸叔常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燭奸凡一百三則

蓋易象之及刑獄者凡四而皆取象于火貴明也明故能照能照故不可以僞眩明故能慮能慮故不可以猝搖明故晰理精晰理精故不可以非理罔明故見事定見事定故不可以疑事

嘗閱牘而探其獄察詳而得其情視色而核其衷按末而徵其始如鑑之空如水之澄凡姸媸沙礫舉無所匿其情焉是則明爲之也世蓋有鉤箝以爲明者此無容鉤也又有摘發以爲明者此無容摘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燭奸者先覺之謂也爰彙燭奸

子産辨哭聲

鄭子産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夫者也

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哀而懼。是以知有姦也。

黃霸察婦情

漢黃霸為潁州守。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同娠。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霸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致傷。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愴。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服。

東海得吏由

漢光武時詔天下檢覈墾田戶口諸郡各遣使奏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問吏由抵言于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明帝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

重問知被殺

高柔爲魏廷尉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

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不還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陳殺禮始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子母爲平民。

孫亮辨鼠糞

吳廢帝孫亮嘗暑月遊西苑。欲食生梅。法當用蜜

和之使黃門以銀瓶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素怨吏乃以鼠糞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即呼吏吏持蜜瓶入亮問曰既蓋之復覆之無緣有此黃門非素有求于爾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覔官籍不與亮曰必爲此也乃令破鼠糞糞甚燥亮曰若鼠糞先入蜜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者植之也於是黃門伏罪

胡質察因色

魏胡質爲常山守有東莞人盧顯爲人所殺而賊

未得質知顯與人無讐而有少妻乃悉集比居少年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之若首伏殺顯

曹攄收門士

晉曹攄轉洛陽令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撿察莫知所在攄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取以燎寒耳詰之果伏

孔奕辨非酒

晉孔奕爲全椒令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

呵之曰人餉吾兩甖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甖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司馬辨刀削

北魏司馬悅歷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于道郡縣人疑張堤爲刼又于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惟得一刀削悅取視之

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欵引靈之又于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罪

同飲得盜金

西魏柳慶文帝時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

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又問曰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

鞭絲辨食雞

傅琰仕齊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于柱鞭之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殺雞破嗉得粟罪言豆者境內稱為

神明

薛胄察僞官

隋薛胄高祖時除兗州刺史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薄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已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入固請胄胄呵君馥曰吾

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坐君蘐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

韋鼎識刼姦

隋韋鼎字超盛文帝時除光州刺史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刼盜鼎于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奸謀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于夜逃亡尋于寺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

死獄成上于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誘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以此客遣人掩僧併獲贓物時人咸稱其神

至遠詰士姓

唐李至遠遷天官侍郎知選事偶有疾令史受賕多所黜易有王忠者被放而吏謬書其姓爲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必王忠也吏叩頭伏罪

餘令廉僧姦

唐郎餘令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爲浮屠積薪自焚長史裴㦸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遺蔑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㸃試㦸按果得其奸

杜亞察誣毒

唐杜亞鎮維揚有倚郭之巨富者邸店僮僕類于王侯父亡未期有繼母在奉之不以道母憤恚不勝後稍解因元日上壽于母母觴酒于子子受之欲飲疑酒有毒覆地地墳乃詬其母曰以酖殺人

上天何祐母撫膺曰天乎天乎明鑒在上何當厚誣雖死不伏職者擿之至公府公問曰爾上母壽酒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又問曰母賜觴何來亦曰長婦之執爵也又問曰長婦何人也曰即此子之妻也公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爾母乎乃令廳側劾之乃知夫妻同謀欲害其母寘之于法

裴均察盜犬

唐裴均鎮襄陽日里人之妻有外情者乃托病于

夫曰醫人視妾病云是骨蒸須獵犬肉食之必差夫曰吾家無犬何所致之妻曰東鄰有犬毋來盜物君可繫而屠之若得犬食死亦無恨矣夫如妻言果屠犬以獻之妻乃以食餘者留之篋笥夫偶外出妻命鄰人告之于公公鞫之竝承且具述妻前後之故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蹟夫于法耳復劾之具得其情乃處妻及外情者俱付法將其夫釋之

元膺知詐喪

唐呂元膺鎮岳陽因出遊賞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喪轝駐于道左男子五人皆縗服隨之公曰遠葬則休近葬則省此姦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內皆兵刃公詰其情衆曰某盜賊也欲謀過江掠貨是以假喪轝使渡者不疑耳更有同黨數十輩已于彼岸期集俱擒之付于法

韋臯劾司店

唐韋臯鎮劔南日鄉俗之弊見逆旅大賈有貨殖萬餘者因病而酖之所有財貨十隱七八因兹多

致富盛公察知之偶有北客蘇延家屬大鹵因商販于蜀川得病當夜而卒以報于公公使驗其簿已被店主易其文字纔遺一二公乃究尋經過客勘于里屬辭多異同遂劾其司店者立承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張二十餘人悉命付法司由是劒南無橫死之客矣

行成叱盜驢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于

街中見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即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韓滉聽哀懼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晉公登萬歲樓宴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曰在某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罪守于屍側忽有大蠅集屍首因

發髻視之果婦私于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公公曰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鄭子產曰夫人于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哭不哀而懼是以知姦也

崔黯搜帑財

唐崔黯鎮湖南有惡少不爲鄉里所容乃自髡鉗依佛教假託焚修幻誘愚俗積財萬計公初到懼事露乃投牒請脫鉗歸俗公問曰爾教化三年所得幾何曰旋得旋用公曰費用造設幾何曰三千

餘貫公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决有隱欺乃搜其積蓄有妻子滿室遂劾其矯妄之罪以財物施之貧者

張幹察佛語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畫林僧院有鐵佛可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日或云鐵佛能語其徒衆稱賛聞于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塡委或聞佛語以垂教誡縣鎮申府時劉知遠鎮鄴莫測其事命衙將尚謙齎香設齋且驗其事復命言其妖僞有三傳張幹請

與尚謙偕行詰其妖狀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張輅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回謂尚謙曰果犯法欸矣乃令謙立于佛前輅却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即遣人擒治衆僧取其魁首數人上聞就彼戮之張輅奏授長河縣主簿以酬奬之

高尤核殺妻

五代周時高尤除刑部郎中宿州民以刃殺妻妻族受賂僞言風狂病瘖吏引律不加拷掠具獄尤

云其人風不能言無醫驗狀以何爲証且禁繫踰旬亦當需索酒食願再核必得其情周祖然之卒寘於法

審玉詰僧奸

宋王審玉咸平中知鳳翔府有桑門乘傳而西以市木爲名威動府縣審玉曰此有所恃而爲也因按詰之盡得其奸狀杖其背械送闕下

張詠勘賊僧

宋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

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行于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頟上猶有繫巾痕也

劉沆鞫偽券

宋丞相劉沆章獻朝知衡州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因欺鄰人老而子幼乃偽為買田券及鄰人死持券奪其田而訟之官久未能決沆至又訴尹氏復出積歲戶鈔為證驗沆曰若田百頃

戶鈔豈止此乎始爲券時嘗如劾問鄰乎其人多在可取爲證也尹氏不能對遂伏罪

尹洙詰冒產

宋尹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產鄰人証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後五年始生安得賀姓邪女遂伏

公亮識從偷

宋曾公亮知會稽縣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執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偷耳索之果然

察色知殺弟

宋申錫仁宗時爲晉陵尉有民訴弟爲人所殺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

蔡高訊盜殺

宋蔡高景祐中爲長谿縣尉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蔡高遂召里中畢會環坐而熟視

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

食肉辨左手

宋王維熙景佑間調鹽城尉州嘗有羣飲疑獄久不決州以屬尉惟熙脫械勞之以酒問曰汝用左手而死者傷右尚何辭囚曰讐此人久矣幸其醉扶之官得其情死不恨

楊繪察盜縑

宋楊繪仁宗時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

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于庭一訊具伏

李繹刺殺姪

宋李繹仁宗時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繹問曰若有讐邪曰無有曰有失亡邪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姪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望煙知竈數

宋呂居仁官箴載仁廟時有爲西京轉運使者一

日見監竈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竈對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默然蓋轉運使晨望竈中所出煙幾道知之

張逸辨囚色

宋張逸仁宗時知益州華陽縣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

純仁辨中毒

宋范忠宣公純仁提舉西京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鱉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鱉其曰毒鱉肉者蓋妾與吏欲為變獄張本以逃死耳實儋年醉歸毒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章頻辨朱塈

宋御史章頻知彭州九龍縣時有眉州大姓孫延

世爲僞契奪族人田久不决運使委頻驗治頻曰券墨浮朱上决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旣引伏其家人復訴于轉運更命知華陽縣令夢松覆按亦無所異頻用是召爲御史

程戡斷圖謀

宋程戡知虔州民有相讐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讐乃殺其母置于讐人之門而訴之官讐不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邪

親自劾治具見本謀乃伏法

視色得眞盜

宋薛顏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邏者獲刼人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眞盜也械之果引伏

公綽辯斷腕

宋侍讀呂公綽嘗知開封府有營婦之夫出外盜夜入舍斷婦之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讐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狀伏法

安禮辨匿名

宋王安禮知開封府。邏者廉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抄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略同。其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嘗有素不快者邪。曰。有持筆來售者。固拒之。怏怏而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爲也。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目爲神明。

明道辨瘞錢

宋程明道調鄠縣主簿。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

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明道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又問曰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間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明道詰張翁

明道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明道質其驗

因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明道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元絳辨僞券

宋元絳神宗時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與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爲証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州使整母撃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即日歸整田

薛向辨寄書

宋薛向權京兆戶曹有商胡賫銀二篋出櫃寄使王德用書以寄其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委胡人者鞫之果妄

大防治奸僧

宋呂汲公大防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庭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即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遁去

壽昌詰賂囚

宋朱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及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又詰之曰。汝且死。書偽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顧直。又不得汝子。將奈何。囚悟。涕泣覆面曰。囚幾悞死。以實對。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為神。

林攄詰吏民

宋林攄為開封尹。大駔負賈錢。久不償。一日盡輦

當十錢來賈疑不納馹訟之攄馳詰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决也攄曰令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詢之得省吏主名寘于法後知楊州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人以告攄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貲殺之耳捕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

李疇止發棺

宋李疇爲開封推官有宦者李克良訴其叔父死疑爲讐人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

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虍且安知非克良有奸後窮治果克良與其叔父有怨

南公問兒齒

宋李南公知長沙有婺婦攜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夫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而齓尚何爭命歸兒族

辨年折僞劵

宋程邁黟縣人除提舉江西常平民有訟田者二

十年不決邁閱其牘問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所責券乃慶曆三年時方七歲安能妻財致産訟者嘆以爲神曰蚤二年遇之可以無訟

公弼核綱舟

宋石公弼徽宗時調漣水丞時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伯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說卽收捕窮治其罪

師道辨吏訟

宋种師道為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逾二年不決師道覆閱案牘窮日夜不竟然所訟止母及兄耳已引吏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擾鄉里足未吏叩頭伏罪

諱角竟妖獄

宋何執中調台亳二州判官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寖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為

師張角諱耳即扣頭引伏

之卲神發擿

宋程之卲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紿曰遺火有主藏吏殺四娿人無知者之卲發擿

歧人傳誦

徽宗疑蟾芝

宋李譓南公之子從永興軍僞爲蟾芝以獻徽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之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

罔上貶散官安置

壽隆疑火死

宋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龍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豈有盡室就焚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逾月果獲殺人賊乃先殺其人而縱火耳

請判得匿女

宋新安汪愷紹興閒知撫州民許一女歸其鄰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請公署爲異日之信愷立械其人于獄僚屬愕然愷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請爲諸

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

文惠識僞降

宋程史載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僞降以覘國而無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邪因縱譚亮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邊臣不疑客以名聞時兵釁已啓詔許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巍科擢已兩薦禮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

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興
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于
朝辨古泉湧廷臣咸奇之會亮誅未得間以北繼
改京秩爲鄂倅隆興初濠梁奏北方遊手萬餘人
應募欲以營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
角毋使徒老耒耜間左揆陳文正等咸是之次相
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奸人來爲虜間國家隄防
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籍手反國耳諸
公雜然謂迸詐文惠顧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當

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鳥合。何能爲。蘊古素謂廟議成。許其來也。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爲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幸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蔣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惕不得對。比茶甌至。戰慴不復能執。幾墜地。遂退。諸公猶

不然。然迄得不遺。既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昇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遺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闤闠。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

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諜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文惠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九淵能先知

宋陸九淵知荊門軍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子果無恙又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

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盜日有訴遭刼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

改元證僞券

宋高定子嘉太間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書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按淮海集載葛

書舉事與此相類書舉知長垣事有地訟更數年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契書爲証書舉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僞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邪訟者慚服

謝麟辨誣讐

宋謝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讐鬬者既而爲所親殺之民家因誣讐麟訪知死者無子乃所親者利其財而殺之一訊即服邑人皆稱神明

損齋罪淫奔

宋淳祐間瑞州高安鄭氏女棄俗修道自言遇仙號仙姑預言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雙履于欄砌四方祈福者不絕縣聞之郡或請申省請廟額封號損齋來宰高安疑之遣人物色知與道士奔得于龍興新建之境籍爲官妓道士就爲樂將板行案卷以解衆惑

長卿鞫殺弟

宋孫長卿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貲曰上等也問家幾人曰唯此弟耳曰然則

汝殺弟也鞫之伏郡人稱爲神明

師孟械州吏

宋程師孟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就擒

光祖詰捕蛙

宋馬光祖知處州禁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曰有知者否曰唯妻公輒疑其妻與人通姦追

妻詰之妻曰與人通其人俾妾殺夫如此意欲陷其夫于罪而據其妻也公究其罪遂寘其妻并姦夫于法

獻卿揣殺僧

宋俞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奸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屍一縣大驚

失盜捕二子

宋歐陽頴知歙州富民有盜夜入啓其藏者百計捕之不獲有司苦之頴獨捕富家二子械送獄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驚疑互諫頴不聽鞫愈急二子服取其所盜某物于某所皆是衆以爲神

歐陽覛左手

宋歐陽曄治桂楊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畢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覛

食者皆以右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惟濟辨自創

宋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決惟濟取盜與之食盜左手舉匕筯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為之邪辭遂服

蘇渙折取衣

宋蘇渙知衡州有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渙疑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衣以爲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爲奸訊之而伏他日果得眞盜

行德捕桑門

宋武行德遷河南尹時官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老嫗持菜入城賣

有桑門從嫗買菜少其直反覆取菜不買而去嫗既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筥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良久而去卽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之若神明都下清肅

錢冶辨牀足

宋錢冶爲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寃不服大守刁湛曰

獄非錢令不可召問大姓得火所自乃一牀足耳拘里人訊之俱曰牀足讐家物因率吏入讐家取牀足合之良是讐家即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跡某家者欲自免也其家乃獲釋

李兌疑自縊

宋李兌知鄧州有富人榜僕至死係頸投井中而以自縊爲解者兌曰投井故不自縊自縊豈復能投井必吏有受財者教之案吏果然

江令辨故紙

宋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詐之曰租我田我為收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剗其稅役而租之踰二十年且偽為劵以茶染紙類遠年者訟之于縣以為已田縣令江某者取紙卷展開視之曰若遠年紙裏當色白今表裏如一偽也訊之果伏

得賊眉睫間

金趙元天會間知蘇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圜視莫知所為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資吏問其故

元曰偶得于眉睫間耳

徽柔鞫殺姪

金劉徽柔熙宗天眷二年遷洪洞令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爲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邪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逃死遂寘于法

大節辨哭聲

金張大節海陵天德三年知太原府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

殺人以爲神

德淵辨瘡傷

金孫德淵世宗時遷沙河令民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叉自刺其足而曰秋桑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伏

伯嘉詰誣盜

金完顏伯嘉章宗時官莒州刺史讞屬縣盜伯嘉曰饑寒爲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

官兵捕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

訐發尹妻奸

元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誠縣尹丁欽以誠屍無傷憂疑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上有釘塗其跡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前夫棺毒與誠類幷正其罪

利用辨貨毒

元王利用大德二年改西安興元兩路總管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爲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也

察罕知搆害

元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至元二十八年授樞密經歷未幾從奥魯赤移治江西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爲居人所有衆惑之察罕曰妄也是必搆害讎家者覈問之果然

鞫火得殺夫

元鄧文原僉江西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桐廬民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逃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于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為神

哭井知殺夫

元丞相張昇嘗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即往哭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命

吏集鄰里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不可辨而婦人獨知爲夫何邪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婦與其謀咸伏法

思誠察贓吏

元王思誠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贓吏未幾果有訴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奪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

思誠罪土官

元呂思誠僉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土官有子元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逆思誠于道思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

晉孫辨自殺

元許晉孫擢進士授建昌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旣操刃入其室值乙將爨捧所炊米而出驚仆于地奴走救得脫甲卽以刃自刺連呼殺人具訴于縣獄已具晉孫閱其牘曰捧米能

復手殺人邪卒值之

兒指驗僞券

元潘澤僉山北遼東道按察司事民有訟爲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澤以凡今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于券爲信以其疏密判其短長老少與獄詞同及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澤曰僞敗在此爲召郡兒年十三者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詘毀券還之

葉琛神察盜

葉琛仕元任歙縣丞嘉興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讌享必令朱集之一日以毆爭至死琛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爲盜以琛爲神後轉青田縣尹牛疫死者法當聞海谿之地不滿十餘里浹日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琛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腫對琛曰其肉還可食邪抑棄之也民曰安肯棄之每下其直以歸解牛家耳

琛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同行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琛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于腰琛取視內有大鐵鍼一皂角萆麻子各四琛曰此非毒牛具邪解牛者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鍼鍼牛牛輒腫不能食死琛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

唐公問筐篚

元大定間唐公爲寇氏令縣界有種瓜者一婦人因過瓜圃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詣官自謂一

瓜不能治罪又自摘二十枚以誣其婦公問曰婦人盜瓜時挈何筐籠乎瓜主曰無公卽叱瓜主抱子昇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不能堪矣遂伏誣告之罪

鄭制宜獲盜

元鄭制宜潞國公鼎之子襲父職太原平陽萬戶成鄂州有盜伏近郊晨暮剽刦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縛入獄問之無驗行省疑其非將釋之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

白馬貌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爲盜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

懷貞詰飯僧

元大懷貞遷彰國安武節度使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曰山西人復問曾與盜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二日詰盜果引此僧衆皆服其明察

圖金辨丞誣

國朝單安仁洪武初爲浙江副使金華民有訟其

邑丞受白金者公詰之曰頗聞爾丞賢爾細民也奈何犯法而訐之即圖白金短長圓方形來上圖上復命諸左証圖之人人殊公曰是非誣邪衆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誣者

失貲得妻姦

周新衣樂閒任浙江按察使時一巨商遠回未抵家日暮恐爲人所圖潛以其貲埋人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其故明日掘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通也覈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摟

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

止炬得僧奸

秦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鏹坌積至時果就火士民擁仰巡按御史某聞之來視至則令止炬扣所願三四不應御史訝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墮淚疑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亦不能乃諸髠縛諸薪上加以緇袍而麻藥噤其口耳伺其甦訊得之乃知歲如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髠當之也遂抵于法

呼妻知殺夫

前輩說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既登舟伺一奴久不至舟人見其单孑地復僻寂忽發惡念急起擠之水攜其貲歸更詰商家擊門問商何不行商妻遣視舟無有也問奴奴言纔至舟不見主人莫知所之也乃始以聞之縣逮舟人鄰比詗詢反覆卒無狀由是歷年莫決至此令因屏人獨詢商妻始舟人來問時言語情狀若何妻云夫去久舟人來擊門門未啓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來

下船言止此耳令郤屏婦召舟人詢狀其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無須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邪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卽知其不存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

雍泰詰殺女

雍泰字世隆成化間知吳縣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寄殺吾女匿屍湖中石下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踪跡皆不得知妾父脅財始知死所泰使人觀

其屍乃訊父曰夫匿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屍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一拷而伏

劉昌詰橋石

劉昌縣笥瑣探載余嘗自鎮平至南陽至麒麟崗見大塚數十皆荐被發者問從吏曰崗上有大塚今摧陷矣此石麒麟即故塚上也余惋惜久之至十三里見大塚盆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草庵外方𤫲石甃橋且治碑紀建橋功皆麄完余入庵惟一

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余問此大石從何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耳余遍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爲曰當是殺牛馬然余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余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余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邪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余怒使吏逮付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以建橋爲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

何邪昔韓滉嘗曰盜非牛酒不嘯結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余身在述職聊自太息而已

鞫婦得竊金

許襄毅公進任山東時歷城縣有客經營二年來歸得銀二伯餘兩乃于深夜埋母墓側詐爲折本狼狽而歸其妻不勝悽愴夫乃告之曰吾經營得銀二伯兩已埋母墓側矣明當取來詰旦取之已失所在遂徧訴諸司無可白者公曰暮夜無知所告者惟妻耳必其妻先有所私從旁竊聽不然豈

眞爲神輸鬼運邪乃拘婦刑鞫之果如公言

閱圖辨僞屍

張曉陝西三原人弘治初爲河南按察使陳州有告毆死一少年者三年莫能決曉閱屍圖驚曰安有少年而缺其齒乎訊之果捕得眞少年其屍乃一乞嫗也事遂白人稱爲神明

延客得僞官

曾大父知廣昌日有詐稱某官投刺通謁者曾大父出延之入後堂坐定曾大父詢以某人某事俱

不能對。會大父曰。此詐也。執付獄。遂伏假官之罪。

仁獄類編卷之十二終